

经济热点面面观 (8)

□ 齐平

记者观察
JIZHIGUANCHI

及早锁定热钱大进大出风险



国际热钱的大进大出，必然对国内经济运行产生直接或间接影响。我们必须及早锁定风险，研究合理控制流动性、抑制国际热钱大进大出、应对可能出现局部金融风险的预案

央行行长周小川近日在国际货币会议上表示，国家相关部门已关注到热钱流动，并且已在进行监测，但中国不会通过竞争性的货币贬值来提高自己的竞争力。

今年以来，我国外汇储备和外汇占款一改2012年相对平稳的态势，出现急剧攀升：一季度，我国新增外汇储备1280亿美元，几乎相当于去年全年的增量；新增外汇占款1.2万亿元，而去年全年增量仅为4946亿元。结合一段时期以来我国银行结售汇高额顺差、外贸进出口异常现金流等现象观察，其背后有大量国际热钱流动，我们必须保持高度警觉。

中国成为国际游资的目标有其必然性。就长线因素而言，世界经济艰难复苏，增长动力不足，风险和变数依然较多。主要发达国家为刺激经济增长普遍实行过于宽松的货币政策，释放出大量流动性。近

年我国经济成长性较好，对国际资本具有较强的吸引力。就短线因素而言，人民币汇率的升值及升值预期、国内较高的基准利率，以及离岸和在岸人民币之间的利差，为热钱提供了跨市场套利的空间。据测算，一笔年初进入境内的资金，仅通过人民币升值和相对较高的储蓄利率，就能至少获得3%无风险套利收益。

国际热钱的大进大出，必然对国内经济运行产生直接或间接影响。

首先，热钱直接增加外汇占款规模，影响货币政策执行的主动性，增加通胀压力。4月份，我国广义货币供应量同比增长16%，远超年初设定的13%目标，其中因外汇占款导致的被动投放占了很大比例。

其次，热钱进一步助推人民币快速升值。年初至今，人民币对美元已累计升值1.72%，超过去年全年的升值幅度。人民币

兑欧元、日元等货币的升值态势更为凌厉。

第三，国际热钱的涌入对经济平稳运行造成干扰，给当前实现“稳增长、控通胀、防风险”的政策目标增添不小的难度。

人民币快速升值已经对我国企业出口产生了直接的负面影响。据商务部调查显示，目前外贸企业尤其是中小企业出口利润被进一步压缩，“有单不敢接”现象严重。热钱给我国金融安全带来重重隐患。

由于我国资本项目下人民币还不能自由兑换，热钱往往通过虚假外贸、虚假外商直接投资、地下钱庄、虚假薪酬甚至货车夹带等隐秘通道进入。一部分境内资本也通过虚假贸易行为参与套利，而其资金来源通常是银行的信贷资本。这些逃离于金融监管之外的行为，增添了金融的系统性风险。

更要看到的是，国际热钱“有进就有出”。根据经验，国际热钱往往在新兴经济体经济趋热时流入，放大经济的周期性波动；而一旦实现预期获利目标，或流入国结构性问题显露、经济增长速度放慢，热钱就会迅速大规模撤离，资产价格泡沫瞬间破裂，引发灾难性后果。

近几年来我国经济发展势头良好、人民币持续升值，短期内似乎看不到热钱大规模撤出的迹象。但这并不是没有可能。比如近来对美国量化宽松货币政策转向或退出的预期逐渐增强，就增添了市场对于国际热钱流向将发生逆转的猜测。

人民币资本项目可兑换的操作方案已被提上日程，我国推动人民币国际化的路线图和时间表日益清晰。金融改革对流动性的管理和把控提出了更高要求。我们必须充分考虑风险，及早锁定风险，研究合理控制流动性、抑制国际热钱大进大出，应对可能出现局部金融风险的预案。

国家外汇管理局近期密集发布相关通知等文件，旨在通过银行、企业等层面多管齐下，防范跨境资金流动风险，抑制汇率升值预期。而更长远的应对之策，则在于大力推进利率和汇率市场化改革，减少投机资本套利的空间和预期，维持金融稳定。

黄俊毅

粮食高储备政策不宜改变

前不久，中储粮总公司所属黑龙江林甸直属库发生火灾，过火粮食5万余吨，令人痛心。有人由此质疑我国粮食高储备政策，认为比例过高，既存在安全隐患，又易滋生腐败。

按联合国粮农组织测算，储备量占一年消费量的比例，17%至18%为安全警戒线。目前，一般国家储粮20%左右，我国高达40%，远高于世界平均水平。那么，40%比例是否过高呢？笔者认为不高。

首先，我国粮食供给仍属紧平衡。按国际通用标准，年人均粮食占有量800斤才算安全。得益于“九连增”，我国去年才刚够850斤。近年来，自然灾害呈加重态势，粮食生产风险越来越大。据统计，我国每年因气象灾害就损失粮食1000亿斤，因生物灾害损失粮食500亿斤。再考虑到人口增加、耕地减少、水资源紧张等因素，为保障国家粮食安全和社会稳定，粮食维持较高储备确有必要。40%的储备量看起来很高，但只够吃4个月。在非常时期，这关键的4个月，可让我们坚持到下一季粮食的成熟。

其次，拥有粮食较高储备，才不受制于人。“手中有粮，心里不慌”。粮食就是生命，粮食就是话语权。美国年产粮食近4亿吨，独占世界粮食出口量的一半，为世界第一粮食出口国，虽然人少地多，粮食绰绰有余，但每年仍将总消费量40%左右的粮食转入储备。日本虽然人口只有我国十分之一，粮食储备比也高达25%，相当于其全体国民3个月消费量。作为世界第一人口大国，中国40%的储备率并不算高。

其三，降低储备率，依靠国际市场弥补口粮不足，根本行不通。世界粮食供应总体偏紧，每天有1.8万多名儿童死于饥饿。国家粮食局数据显示，全球年粮食可贸易量，只及我国年消费量的40%。只有这点贸易量，远不足以弥补各国粮食短缺。而且国际粮食市场投机严重，13亿人的中国买什么，什么就贵。黄金虽好，不能充饥活命。饥馑之时，一块金子未必换得到一块红薯。假如我国粮食安全出现问题，即使国际市场有粮可买，我们也买不起。因此，中国人只能依靠自身，留足口粮，端稳饭碗。

因存在弊端，就否定粮食储备，是因噎废食。粮食高储备政策必须坚持。需要特别强调的是，坚持粮食高储备的同时，监管绝不可放松。毕竟，储粮安全有保障，国家粮食安全才有保障。

政策规定应少些“原则上”

陈兵

近日，北京市公布了2013公积金年度月缴存额上限，从7月份起，北京的单位和个人月缴存上限各为1880元，总数不超过3760元。北京公积金管理中心相关负责人表示，“原则上不允许突破缴存额上限”。笔者认为，住房公积金缴存上限应一锤定音，不允许就是“不允许”，不该软化成所谓“原则上”。

今年以来，媒体先后曝光了兰州石化公司为员工每年缴纳12万元住房公积金、吉林烟草公司为高管月缴1.8万元“天价公积金”等新闻，表明我国不同行业职工住房公积金缴存数额存在悬殊差距。这其中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政策要求总是“原则上”所致，给部分单位留下了钻空子的机会。

住房公积金制度是我国社会保障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关系着群众的切身利益和社会公平正义。如果放任少数单位为所欲为，打着住房公积金的旗号获取不当利益，这顶利民政策极易“跑偏”并扩大收入差距。政策制定不能让“原则上”为“原则外”预留生存空间。只有剔除“原则上”这类措辞，才便于操作，便于公积金管理中心管理，同时更便于相关部门监督。



□ 新闻漫谈

“生态炸弹”岂能乱投

徐达



朱慧卿作

除“四害”标准须操作性更强

事件回放 为创建国家卫生城市，武汉将打响“除四害”三大战役，要求格外严格：2000米街道上的鼠迹不能超过5处；人在建筑工地光着小腿静坐30分钟，仅限被蚊子咬一个包；卖卤菜等食品的场所不能有苍蝇。

是为居民着想

炎热夏季里，市民若屡遭蚊虫等袭击，对身体健康有害无益。城市里爱护卫生，驱赶张狂的蚊虫等“四害”，这对市民有利无害，也有利于经济发展和打造宜居环境。至于“半小时只许被蚊虫叮一次”等标准是否科学，完全可在实践中检验并加以完善，使其趋于科学合理。

如今市民生活好了，更重视生活质量，期待城市环境卫生面貌能有较大改观。蚊虫等“四害”失去藏身之地，民众是最大的受益者。城市管理者应自增压力，在整治环境上多些作为，把多消灭一个蚊虫，多除一个“四害”当作政绩。这样的民生政绩多了，老百姓的幸福指数才会不断提升。

（张永琪 安徽巢湖 新闻工作者）

实际难以考核

武汉出台的“除四害”标准，令人感到有些惊讶和好笑。因为要求蚊子只能咬几个包这种事情，确实有些不可思议，应该没多少人看好日后能达到这一标准。毕竟，蚊子不受人的指挥，它要活命就得吸血，想咬几口就会咬几口。

细心者或许能发现，明明是“除四害”，可武汉却只“打响三大战役”。根本原因在于，国家卫生城市标准对“除四害”只要求3项达到国家标准，另一项不超标3倍即可。既然制定标准目的是为了“创卫”，自然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可就算如此，要想真正达标也不容易，因为老鼠、蚊子、苍蝇和蟑螂确实都“不好管理”。笔者猜想，它们在“创卫”时也许混得比较惨，风头过后日子又会重新“滋润”起来。

（舒圣祥 湖南常德 会计师）

习惯性质疑欠妥

武汉的这一做法引起了不少人的质疑，有的表示很难执行，有的认为管得太细有些“滥权”。记得早前公共厕所相关卫生标准出台时也曾引起类似舆论热议。

分析起来，公众的质疑点主要集中于可操作性，但现实是武汉控制“四害”密度其实是在遵循国家标准。而且只有规定了具体数量才能够有效执行，如果只是用“少量、个别”等词的话，不同人有不同的评判标准，具体落实起来差别可以相当大，反而不利于标准的统一。

现在有这样一种倾向，一些人不反复认真思考，便习惯性地对某项政策加以质疑，其实这也是思维固化的表现。随着法律的完善，我们应该对法律和条例的“数字化”慢慢适应，因为只有这样才能杜绝自由裁量权的泛滥，才能提高法律和规定的可操作性。

（刘因明 山东沂水 农民）

世界主要货币走势分析 (4)

□ 王信川

国际化稳步推进下的人民币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日前公布的一项调查结果显示，多国中央银行有意将人民币和其他新兴市场国家货币纳入应急货币储备。伦敦汇丰银行人民币业务负责人表示，人民币已开启成为国际储备货币的进程，将在接下来的几年里改变整个世界货币体系。

近年来，随着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和对外开放程度的提高，人民币在境外使用越来越广泛，也得到越来越多国家和地区的认可。但要看到，人民币“走出去”仍面临诸多现实的瓶颈，必定是一个迂回曲折、循序渐进的过程。人民币“走出去”，首先体现为人民币的跨境流通。2002年以来，人民币相继在加拿大、菲律宾、新加坡、越南等国家和地区成为自由兑换货币，受到越来越多境外消费者的青睐。

一国货币要成为国际货币通常需要经历3个阶段，即首先成为结算货币，随后成为投资货币，最后成为一些国家的储备货币。当前，人民币仍处于“结算货币”阶段，

“投资货币”才刚刚起步。除了2700亿元的人民币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RQFII)总投资额度以及深圳前海试点发放的20亿元跨境人民币贷款外，境外人民币投资境内的渠道有限，这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企业和投资者持有人民币的热情。

随着跨境贸易人民币结算启动，货物贸易中人民币结算份额快速上升。2009年7月以来，跨境贸易人民币结算由5个试点城市逐步扩大至全国。央行数据显示，2012年全国累计办理跨境贸易人民币结算业务为2.94万亿元，今年前4个月已达1.33万亿元。可以说，人民币作为结算货币的地位基本确立。

在伦敦金融城，人民币流动性已初具

规模。除了私人银行业务，当地金融机构还可为企业客户提供外汇、企业账户和贸易融资等人民币业务。2012年4月以来，汇丰银行、建设银行、澳新银行和巴西银行相继在伦敦发行人民币债券。在台湾地区，46家金融机构从今年2月起开办人民币业务，目前当地人民币存款已突破600亿元，人民币投资业务呈现良好发展态势。

央行间的货币合作，促进了人民币在跨境贸易和投资中的使用。从2008年年底至今，人民银行已与近20个国家和地区的央行及货币当局签署货币互换协议，总额超过2万亿美元，境外流通的人民币已初具规模。但同人民币的国际化目标相比，目前只能说“万里长征迈出了第一步”。

人民币回流渠道不畅的主要原因是我国金融市场的开放程度不高，市场规模相对较小，广度和深度不足。我国上市公司市值占GDP的比重、债券余额占全球市场比重均低于世界平均水平；部分外国货币当局、金融机构可在一定的额度内投资我国银行间债券市场，但占比相当低；迄今尚无国外企业在境内A股上市筹资。

另外，伴随着人民币国际化的深入推进和资本账户的逐步开放，要求建立更加灵活的汇率制度和市场化的利率体系。而我国汇率、利率体系的市场化才刚刚拉开序幕，资本账户也没有实现完全可兑换。这些都有赖于进一步深化金融改革。

作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和第一大债权国，中国未来经济增长可期，这将支撑境外投资者对人民币的中长期信心，为人民币国际化增添持久动力。人民币国际化主要取决于市场的接受程度，因此要积极适应形势发展和市场需要，进一步夯实市场基础，稳步有序地向前推进，不宜操之过急。

欢迎读者就热点经济话题发表评论，来稿请发至：mzjgjc@163.com。

本版编辑 张伟 杨开新